

前漢書

冊
五

前漢書卷七十一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雋疏于薛平彭傳第四十一

雋不疑字曼倩勃海人也

師古曰雋音字充反又辭充反○宋祁曰昭紀中師

古亦兩音景本只音徂充反

治春秋為郡文學進退必以禮

祁曰宋

邵本無必字

名聞州郡武帝末郡國盜賊羣起暴勝之為

直指使者衣繡衣持斧逐捕盜賊督課郡國

師古曰督謂察

視之東至海以軍興誅不從命者

師古曰有所追捕及誅罰皆依興軍之

制威振州郡勝之素聞不疑賢至勃海遣吏請與相

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櫛具劍

應劭曰櫛具木標首之劍櫛落壯大也晉灼曰

古長劍首以玉作并鹿盧形上刻木作山形如似蓮花初生未敷時今大劍木首其狀似此師古曰晉說

是也櫛音磊標音匹遙反○宋祁曰注文佩環玦

古師

曰環玉環也也缺即玉佩之缺也帶環而褰衣博帶古師

也曰褰大裾也言着褰大之衣廣博之帶盛服至門上

謁師古曰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武

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勝之開閣延請

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躡履起迎文穎

未正曳音纚師古曰履不著跟曰躡音山爾反登堂坐定不

疑據地曰竊伏海瀕聞暴公子威名舊矣師古曰瀕

太柔則廢勝之字也舊久也瀕音頻又音賓今乃承顏接辭凡為吏太剛則折

敬納其戒深接以禮意問當世所施行師古曰樹立也○宋祁勝之知不疑非庸人庸常也

門下諸從事皆州郡選吏師古曰選州郡吏之側聽

不疑莫不驚駭至昏夜罷去勝之遂表薦不疑徵詣

公車拜為青州刺史久之武帝崩昭帝即位而齊孝

王孫劉澤交結郡國豪桀謀反欲先殺青州刺史不

疑發覺收捕皆伏其辜擢為京兆尹賜錢百萬京師

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師古曰省錄之知

不曉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

不曉其意訛其文遂為思慮之慮失其源矣行音下

更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如淳曰反音

輕也師古曰反音居起反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

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宋祁曰南

有之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

黃犢車建黃旄師古曰旄旌旗之衣黃襜褕著黃冒

師古曰襜褕直裾褕音昌瞻反褕音謂衛太子師古曰太子公車以聞師古曰公車詔使公卿

將軍中二千石雜識視師古曰雜共也長安

中吏民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常

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立莫敢發言京兆尹不疑

後到叱從吏收縛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師古曰安猶徐

也也不疑曰諸君何患於衛太子昔蒯瞶違命出奔輒

距而不納春秋是之師古曰蒯瞶得衛靈公太子輒蒯

奔晉及靈公卒使輒嗣位而晉趙鞅納蒯瞶於戚欲

求入衛魯哀公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以距蒯瞶也曼姑受命於靈公而立輒曼姑之義固可

辭王父命也○宋祁曰注衛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

死今來自詣此罪人也遂送詔獄天子與大將軍霍

光聞而嘉之曰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於大誼繇是

名聲重於朝廷師古曰繇在位者皆自以不及也大

將軍光欲以女妻之不疑固辭不肯當久之以病免

終於家京師紀之後趙廣漢為京兆尹言我禁姦止

邪行於吏民至於朝廷事不及不疑遠甚廷尉驗治

何人竟得姦詐

師古曰凡不知姓名及所從來者皆曰何人也他皆類此

本夏陽

人姓成名方遂居湖

師古曰湖縣名

以卜筮爲事有故太子

舍人嘗從方遂卜謂曰子狀貌甚似衛太子方遂心

利其言幾得以富貴

師古曰幾讀曰冀

卽詐自稱詣闕廷尉

逮召鄉里識知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罔不道要斬

東市一姓張名延年

師古曰故昭紀謂之張延年

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也少好學明春秋家居教

授學者自遠方至徵爲博士太中大夫地節三年立

皇太子選丙吉爲太傅廣爲少傅數月吉遷御史大

夫廣徙爲太傅廣兄子受字公子亦以賢良舉爲太

子家令受好禮恭謹敏而有辭

師古曰敏謂所見捷利

宣帝幸

太子宮受迎謁應對及置酒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

上甚謹說

師古曰說讀曰悅

頃之拜受爲少傅太子外祖父

特進平恩侯許伯以爲太子少白使其弟中郎將舜

監護太子家上以問廣廣對曰太子國儲副君師友

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許氏且太子自有太

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舜護太子家視陋非所以

廣太子德於天下也

師古曰視讀曰示言獨親外家示天下以淺陋

上善其

言以語丞相魏相相免冠謝曰此非臣等所能及廣

繇是見器重數受賞賜

師古曰繇讀與由同

太子每朝因進見

太傅在前少傅在後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在

位五歲皇太子年十二通論語孝經廣謂受曰吾聞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功遂身退天之道也

師古曰此皆老子之

言廣引之殆危也遂成也

今仕官至二千石

○宋祁曰官字謝本作宦字

宦成

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

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卽日

父子俱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滿三月賜告廣

遂稱篤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篤老皆許之加賜黃

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

設祖道供張東都門外蘇林曰長安東郭門也師古曰祖道餞行也解在景十三

王及劉屈居共反張音竹亮反送者車數百兩辭決而去及道

路觀者皆曰賢哉二大夫或歎息爲之下泣廣旣歸

鄉里日令家共具設酒食師古曰日設之也共讀

日字下疑請族人故舊賓客與相娛樂數問其家金

餘尙有幾所趣賣以共具幾許也趣讀曰促居歲餘

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愛信者曰子孫幾及

君時頗立產業基阯師古曰幾今日飲食費且盡宜

從丈人所勸說君買田宅鄧展曰宜令意自從丈人

丈人嚴莊之稱也故

老人即以閒暇時為廣言此計

師古曰閒即閑字也

廣曰吾豈老諄不念子孫哉

師古曰諄惑也音布內反

顧自有舊田廬

師古曰顧思念也

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

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為贏餘但教子孫怠

墮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

富者眾之怨也

宋祁曰眾字下疑有人字

吾既亡以教化子孫

不欲益其過而生怨

宋祁曰南本浙本生字下有其字

又此金者聖

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饗其賜以

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族人說服

師古曰說讀曰悅

皆以

壽終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也

師古曰郯音談

其父于公為縣

獄史郡決曹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

師古

曰羅羅也

郡中為之生立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

少寡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謂鄰人曰

孝婦事我勤苦

○宋祁曰南本浙本作事養我勤苦又一一本作養我哀其亡子

守寡我老久綵丁壯奈何

師古曰音力瑞反其後姑自

經死

師古曰不欲累婦故自殺○宋祁曰景德本作經死他本作縊死姑女告吏婦

殺我母吏捕孝婦孝婦辭不殺姑吏驗治孝婦自誣

服具獄上府

府也上音時掌反曹于公以爲此婦養姑

十餘年以孝聞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之弗能

得乃抱其具獄哭於府上

師古曰具獄者獄案已成其文備具也因辭

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

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彊斷之咎黨在

是乎

師古曰黨音他朗反○宋祁曰於是殺牛自祭

孝婦冢因表其墓天立大雨歲熟郡中以此大敬重

于公定國少學法於父父死後定國亦爲獄史郡決

曹補廷尉史以選與御史中丞從事

○宋祁曰與南本作爲浙本作

與治反者獄以材高舉侍御史遷御史中丞會昭帝

崩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定國上書諫後王廢宣帝

立

○宋祁曰宣帝立浙本作宣帝卽位

大將軍光領尙書事條奏羣臣

諫昌邑王者皆超遷定國繇是爲光祿大夫

繇師古曰繇讀與

同由平尙書事甚見任用數年遷水衡都尉超爲廷尉

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爲人謙

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徒步往過定國皆與鈞禮

師古

言曰鈞禮猶言亢禮

恩敬甚備學士咸稱焉其決疑平法務在

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

爲廷尉天下無冤民

師古曰言決罪皆當

于定國爲廷尉民自

以不冤

師古曰言知其寬平皆無冤枉之慮

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

淳如

曰食酒猶言喜酒也師古曰若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嗜此說非也下叙定國子承乃言嗜酒耳食酒者

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今流冬月治請讞

飲酒益精明師古曰讞平議也音魚列反劉攽曰

可云食也然此下則云飲酒益精明共為廷尉十八

歲遷御史大夫甘露中代黃霸為丞相封西平侯三

年宣帝崩元帝立以定國任職舊臣敬重之時陳萬

年為御史大夫與定國並位八年論議無所拂師古曰

不相違戾後貢禹代為御史大夫數處駁議師古曰

也拂音佛定國明習政事率常丞相議可師古曰天子皆

然上始即位關東連年被災害民流入關言事者歸

咎於大臣師古曰言事者上於是數以朝日引見丞

相御史師古曰五日一聽入受詔條責以職事曰惡

吏負賊妄意良民師古曰賊發不得恐負其至亡辜

死或盜賊發吏不亟追而反繫亡家師古曰亟急也

繫失物之家

後不敢復告以故寢廣

師古曰寢漸也

民多冤結州

郡不理連上書者

○宋祁曰連字南本浙本並作遠

交於闕廷二千

石選舉不實是以在位多不任職

師古曰謂令長丞尉

民田有

災害吏不肯除收趣其租以故重困

師古曰趣讀曰促重音直用反

關東流民飢寒疾疫已詔吏轉漕虛倉廩開府臧相

振救賜寒者衣至春猶恐不贍

師古曰贍足也

今丞相御史

將欲何施以塞此咎

師古曰塞補也

悉意條狀陳朕過失

師古

盡也

定國上書謝罪永光元年春霜夏寒日青亡光

上復以詔條責曰郎有從東方來者言民父子相棄

師古曰以遭饑饉不能相養

丞相御史案事之吏匿不言邪將從

東方來者加增之也何以錯繆至是

師古曰錯互也繆違也謂吏及

東方人言不相同也

欲知其實方今年歲未可預知也即有水

旱其憂不細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救其已然者不

各以誠對

師古曰言能防救已不宜各以實對

毋有所諱定國惶恐上

書自劾歸侯印乞骸骨上報曰君相朕躬不敢怠息

師古曰息謂自休息

萬方之事大錄于君

師古曰大錄總錄也

能毋過者

其唯聖人方今承周秦之敝俗化陵夷

師古曰言民積替也

民

寡禮誼陰陽不調災咎之發不爲一端而作自聖人

推類以記不敢專也況於非聖者乎

師古曰非聖者謂常人

曰

夜惟思所以未能盡明

師古曰所以此言何由致此

經曰萬方

有罪罪在朕躬

師古曰此論語堯曰此

君雖任職何

必顓焉

師古曰顓與專同事不專由君也

其勉察郡國守相羣牧非

其人者毋令久賊民永執綱紀務悉聰明強食慎疾

師古曰悉盡也

定國遂稱篤固辭上迺賜安車駟馬黃金六

十斤罷就第數歲七十餘薨諡曰安侯子永嗣少時

耆酒多過失

師古曰耆讀曰嗜

年且三十乃折節修行以父

任爲侍中中郎將長水校尉定國死居喪如禮孝行

聞

○宋祁曰南本孝字上有以字

由是以列侯爲散騎光祿勳至御

史大夫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成帝姑也賢

有行永以選尚焉上方欲相之會永薨子恬嗣恬不

肖薄於行始定國父于公其閭門壞父老方共治之

師古曰閭門里門也

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

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

爲丞相永爲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

薛廣德字長卿沛郡相人也以魯詩教授楚國龔勝

舍師事焉蕭望之爲御史大夫除廣德爲屬數與論

議器之

師古曰以爲大器也

薦廣德經行宜充本朝

師古曰經明行修宜

於本朝任職也

爲博士論石渠

張晏曰石渠閣名也

遷諫大夫代貢禹

爲長信少府御史大夫廣德爲人溫雅有醞藉

服虔曰寬

博有餘也師古曰醞言如醞釀也藉及為三公直言有所薦藉也醞音於問反藉才夜反

諫爭始拜旬日間上幸甘泉郊泰時禮畢因留射獵

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

秦之鐘聽鄭衛之樂音師古曰撞反臣誠悼之今士卒暴

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亟古曰也思與百姓同憂

樂天下幸甚上即日還其秋上酎祭宗廟出便門古師

西曰長安城南面欲御樓船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

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

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禮終

見死傷犯於齊絜不得入廟祠也○劉歆曰一說是也時上方入廟陽夏公曰以杜牧論諫書考之當作

二字小顏不應費辭如此上不說讀師古曰悅先毆光

祿大夫張猛進曰毆師古曰先毆導乘輿也臣聞主聖

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

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

師古曰謂諫爭之言

乃從橋

後月餘以歲惡民流

師古曰歲惡年穀不熟也

與丞相定國大司

馬車騎將軍史高俱乞骸骨皆賜安車駟馬黃金六

十斤罷廣德爲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東歸沛太守迎

之界上沛以爲榮縣其安車傳子孫

師古曰縣其所以示榮

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云縣車之義以泊小臣也○劉攽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

云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

平當字子思祖父以訾百萬自下邑徙平陵

師古曰下邑梁

國之當少爲大行治禮丞功次補大鴻臚文學察廉

爲順陽長榆邑令

師古曰榆音詢

以明經爲博士公卿薦當

論議通明給事中每有災異當輒傳經術言得失

師古

曰傳讀

文雅雖不能及蕭望之匡衡然指意略同自

元帝時韋玄成爲丞相奏罷太上皇寢廟園當上書